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还需要写诗吗？

此刻已是拥挤的白垩纪

想那熔岩喷涌云雾蒸腾的青春

又何曾给我们留下只字片语

席慕蓉 著



白垩纪

白垩纪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3440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CIP) 数据

白垩纪 / 席慕容 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161-5

I. ①白… II. ①席…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T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10886号

版权所有©席慕容

本书版权经由圆神出版社授权上海双九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出版简体中文版权
委托安伯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代理授权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责任编辑: 程天翔

特约策划: 王轶华

装帧设计: 董红红

白垩纪

席慕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千字 开本 1/16 印张 20.25

2010年9月北京第1版 201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02-008161-5

定价: 35.00元

我所知的，并非我这一生所能尽言。

唯有这刚刚滴落的泪水炙热如昨
提醒我确实曾经深深的爱过

还需要写诗吗？

此刻已是拥挤的白垩纪

想那熔岩喷涌云雾蒸腾的青春

又何曾给我们留下 只字片语

白垩纪——代序

辑一 短歌

琴声	2
邂逅	3
偶遇	4
画笔	5
孕妇	7
伴侣	9
哀伤的时代	10
冬日的午后	11
麻叶绣球	13
短歌	15
小笔记 之一	16
小笔记 之二	17
信仰	19
晓风	20
秋天的晚上	21
李安	23
小笔记 之三	25
小笔记 之四	26
主客易位	27
别离	29
小笔记 之五	31
仰望	32
丝	33
诱惑	35
阴山下	36
草原骗局	37
洛阳李家营	38

辑二 关于挥霍

- 关于挥霍 40
追寻之歌 46
如花的绽放 50
线索 53
舞者·阿月 59
初老 64
诗人与写诗的人 68
寄友人书 73
秋月 75
谢函 79
玫瑰的灰烬 86
相见不恨晚 96
太平洋诗歌节 105

辑三 真相

- 有一首诗 126
天穹低处尽吾乡 131
记忆广场 137
真相 142
寻找鲍尔吉 145
暗伤 148
重返湾仔 151
古蜀三日行 159
一生的专注 165
真实的人生 167
圣诞夜 177
一如天唱 179

辑四 春日行

春日行 184

辑五 刻痕

无题 234

神圣的人 239

诺门罕战争 244

曼德拉山岩画 250

阙特勤碑 255

刻痕 263

泉眼 270

时与光 276

回音之地（一） 285

回音之地（二） 292

附录

长城之外的草香 鲍尔吉·原野 300

读书记 陈丹燕 311

辑一 短歌

好像是在极缓慢的行进中忽然感觉到了那一闪而过的什么——
诗，是与生命的狭路相逢。

琴声

站在巷口，在不知道究竟是该向左还是向右转去的时候，我听到琴声。

从绽放着深红色九重葛花簇的门庭上披洒下来，生涩而又迟疑的琴声，想必是个初初开始弹奏舒伯特的人。

在遥远的不可预知的未来出现之前，此刻，一双年轻的手，一颗年轻的心，正在试探着舒伯特曾经走过的路径。

而现在是我的下午，天空澄澈无云。

邂逅

他的米白色西装上衣在后，她的黑色连身衣裙在前，紧紧贴靠在一起，它们之间仿佛有一种无言的呼应，当她从镶着金边的镜子里瞥见这幅画面的时候，不禁屏息。多么像是赫奈·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的一幅画啊！

许多隐秘的愿望，许多无法宣泄的情绪，竟然会以这样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这象征完全符合超现实主义的要求，尤其是赫奈·马格里特的绝对真实和绝对荒谬的搭配。

室外有人在轻声催促，于是，她对镜涂上口红，然后微笑着打开了门，该她上场了，舞台下众多的观众正在等待。

更衣室里，那两件悬挂着的衣服也在安静地等待着落幕之后的离别。

偶遇

两个女孩坐在巴黎歌剧院门前的石阶上，聊得正欢。

一个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一个是黑发棕眸的印度人，却有着极为相似的气质，应该是学艺术的学生。年轻的像小鹿一般削瘦而又结实的身体上，都穿着相同的衬衫和牛仔短裤，一样把头发梳到脑后扎成辫子，露出光洁的额头，双眼也和小鹿的眼睛一样，对周遭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与热情。

在石阶上，其实散坐着一大群花花绿绿的观光客，但是，在众多的人群里，我只看见了她们两个。

应该是同学，也是相交甚久的好朋友了，乘着暑假，结伴远行，是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可是，然后呢？

再相似的气质，再相似的热情，却有着太多不能相似的背景，年轻时如此心契如此亲密同行的朋友，再过几年，也只能各奔东西了吧？

缓缓行过这两个女孩的身旁，我心疼痛，强烈地怀想着当年我的那些同学和朋友，不知道她们此刻身处在什么样的城市里，有着什么样的心思？

画笔

画了几十年油画，却始终不能忍受洗笔剂的强烈气味，会引发头痛，所以，我只好养成了在每次画完之后才用肥皂洗笔的习惯。

这样本来就会使得用笔的数量增多，再加上我又有点洁癖，只要颜色或者笔触的大小轻重稍有不妥，就想换笔，好像必得要手握一枝洁净又合用的笔，才可能面对新的改变，因此，往往一天画下来，光是在水龙头下清洗那大大小小几十枝画笔，就要用上一两个钟头。

我当然知道还有不少比较省时省事的方法，奇怪的是我也并不想改变。好像多年以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慢慢洗我的笔，一面回味和反省这一天的工作成绩，这种在疲倦中掺杂着少许亢奋，有时懊恼有时自豪的状态，竟成为生活里只有自己才能品味的享受了。

这或许可以算是一种职业上的怪癖，我因此而很爱买画笔，每次遇到机会就要挑选，在画室的角落里总是摆着过多的笔，轮替着使用，装笔的陶器，也都是朋友们给的。

不过，其中有一把洗得干干净净的画笔，是少年时一起习画的朋友在多年之后转送给我的，我却始终舍不得用，只好变成收藏品了。放在画

室一角，我常常揣想，在学画的这条长路上，到底还有多少人像他一样，在中途偶然放下了笔，以为只是暂别，却没想到从此再也回不到原处来了呢？

孕妇

火车从列日城开出之后，大概半个钟头，就到了鲁汶，因为是国际快车，所以并不停靠，小小的车站很快就落在后面，远远望去，一切都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包括那些空寂的月台。

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和宝芬在月台上等车回布鲁塞尔的时候，看见一位孕妇也在等车，她身穿黄色露肩薄纱衣，那天虽说是夏日，温度依旧偏低，少妇却不以为意，神情自若地站在我们侧前方。

宝芬转头告诉我说：“听说孕妇就是这样，特别不畏寒，刀枪不入的。”

那时的宝芬要去美国做新娘，从巴黎来到布鲁塞尔，带着维平刚穿过的新娘礼服，我留她在宿舍住了几天。那一阵子，我也刚开始和海北约会，所以周末才会到鲁汶大学来玩。

我们对着那个容光焕发的孕妇看了又看，有生命在体内孕育着，是无法想象的事，却似乎也离我们很近了，是令人又害怕又受它引诱的渴望。

在那天以后，我常常揣想，我可能也会结婚，结婚之后，也会有小孩，推着婴儿车在街上走，也会在路的转角遇见了朋友，彼此寒暄一下。

地点当然是在台北，也许是在福州街口的树荫底下（那是我上大学时惯走的路，再往前去就是外婆住的厦门街），朋友当然会低头端详我的孩子，

婴儿车是深蓝色的，篷罩边上镶着白色的蕾丝花边……

想象的画面总是到这里就停了。

因为，不知道未来的婴儿是男是女，所以只能到此为止——会有个婴儿，睡在小小的缀着花边的推车中。

而我，就穿着黄色的薄纱衣裙，在树荫下容光焕发……

伴侣

从美术馆出来，独坐在布鲁塞尔市区的咖啡店里。对面一对老夫妇坐定了，正商量着要点些什么，妻子把菜单拿在手中研究，丈夫就斜靠着过去一起看。我想他们在家大概也是这样，她习惯在小事上作主，而他总是在旁边跟着凑兴吧？阳光从嵌花玻璃窗照了进来，红色橙色的光点晕染在他米白的西服外套上，再反映到两人微微笑语着的面颊之间，忽然觉得幸福就是这样，就在眼前。

听口音是美国人，鬓发都已花白的夫妻来欧洲度假，觉得什么都很有趣却又不会太惊奇，两个人坐在一起所散发出来的喜悦与从容，好像是一杯好茶入喉之后的甘香，一杯好酒饮尽之后的温醇，都是岁月的累积和沉淀吧？

我忽然想回家了，回家去和他慢慢过日子。